

後村集卷之二

記

端平江閩題名

江西帥昔治洪州建炎省方始以朱丞相勝非為安撫大使治江州而洪都兼安撫使如故其後詔從洪守高衛之請閩移于江洪之守臣止兼江西兵馬鈐轄隆興升府閩復于洪而江州行太守事隸馬端平三年春蒙韃深入疆吏告急上慨然遠覽中興舊規命僉樞魏公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即江州開大幕府兵部侍郎黃公伯固江西安撫使知江州以參

贊軍事及黃公去而直竇文閣陳公塏實來修江防
蒐軍實結民心厲士氣用能暮歲之間亢列城為大
府張弱勢為強形暇日命磐石于壁記移闡歲月姓
氏自黃公始且援袁州刺史韓愈為觀察使王仲舒
記滕閣事俾其筆之其雖文墨媿愈然竇文公賢逾
仲舒况闡之建罷重於閣之廢興此之營綜急於彼
之登覽因不敢以淺陋辭惟尋陽据天塹之中上聯
夔鄂下接昇潤自昔立國江南者之所重晉以庾亮
溫嶠第一派人臨之嘗試憑高而望江山歷歷其盛
心偉識遺忠餘烈有未泯者高皇帝移闡之宏譟聖

天子經武之英筭可謂深且遠矣其以屬城事統府
設有羽檄猶當悉敵賦以從執軍禮以見其何敢有
愛於區區之文乎顧承命紀事詞樸而核他日公獎
率三軍摘角諸鎮乘風聲鶴唳之勢奏蒙衝闔艦之
捷其雖衰憊草露布上尚書作凱歌被樂府尚可勉
焉

建寧府新建譙樓

端平二年五月某日祕書丞兼樞密院檢詳姚公以
直祕閣出守建安兼漕全閩詔下士相告語曰公初
元善類西府賢掾去可惜盍留行乎建士之在朝者

則曰公嘗貳吾州有恩信茲行可為中朝惜可為吾
州賀乃不果留時城中遺燼暴骸滿目市廛二十四
存者九財殫粟竭物情洵洵不安公至明誅賞辨逆
順而軍紀肅拊創痍輯流散而民氣和畜用度規荒
殘而官府立明年春余遂於朝微服過建焚室已十
具五六璽書擢公以漕兼守又明年春余行役道馬
則樓堞翬飛塵肆鱗襲所謂二十四區者皆復不獨
公解也余歎曰君相真知人我建人真知公我既見
公握手相勞苦公曰州略如舊觀然吾力疲而顛白
矣凡土木之後不可殫記譙樓家鉅緡錢一萬一百

四十一楮幣二萬九百九十四其費也起乙未仲秋
迄丙申季夏其歲月也吾子筆之建安自南渡劇盜
范葉弄兵之後更列聖涵濡休息名公卿拊摩積繁
其軍府殷實井邑繁雄冠於七聚一旦小失收馭蕩
為烟埃夫聚力所成壞於一夫之手顧譏數於天可
乎朞月之頃還彼百年之舊勿歸功於人可乎昔者
周大夫閔故都之毀其詩曰彼黍離、傷之也又曰
悠、蒼天此何人執尤之也原禍亂之始而呼天以
尤之其怨之者深矣魯僖復周公之宇國人頌之曰
魯侯之功美之也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祝之

也美興復之功而祝其純嘏又祝其眉壽其德之者
深矣厭亂而思治情也惡壞而喜成亦情也極建人
之厄措諸莞簟百世之思也叙建人之情刻於金石
千載之傳也公順昌人名珪字貴叔倫魁勝流立朝
有德有言不以吏幹顯余所記持公學問之粗者爾
邵武軍新建郡治譙樓

世言閩盜所從起必曰汀邵非也盜皆起於汀境
與之鄰所漸者然耳初宣化賊既殘建泰二邑勢
及郡天子命朝臣某人某人出守皆固辭王侯遂還
奉詔引道未至郡已失守千里為墟侯露居于野

拳轉戰誅筋竹洞渠魁群醜或倖或降惟下瞿賊獲
據險戕縣令拒官軍侯方聲罪致討會以風聞去詔
用趙侯以夫代之慨然以夷難葺廢為己責壹清谿
洞再造府朝將吏稟嚴令工師受成撫以紹定四年
八月經始明年十一月落成糜錢楮若干緡堂寢顯
嚴閣邃如大家甲族之營其居譙樓突兀鉅麗如名
藩雄鎮之裕於力招捕使陳公鞞過而歎曰輪奐美
哉初朝家以祠牒八十助侯贍兵廩徒之費侯一錢
粒粟皆自致歸祠牒於朝而屬記於余余觀世之士
大夫雅俗勇怯不同及乎當乘障幹方之任或曰事

不可為辭不拜或曰事尚可為患力不足求兵與財
然後往無雅俗無勇怯其說必同昔越石於井士稚
於譙咸無資糧弗給鎧仗不旬月而荆棘復為官寺
夷虜顧為華人長源於汴弘靖於燕士馬強盛金帛
充斥不俄頃而井邑蕩為戰場部曲化為讎敵蓋祖
劉能彊理荒殘久廢之郡縣張陸不能撫循治安無
事之軍府牧守才不才而一方之休戚三軍之生死
萬姓之禍福繫焉烏可不謹擇歟故夫諉事於不可
為庸人也有待於資與助中人也無待於資與助豪
傑之士也若王侯馳單車橫絕群寇趙侯收餘燼興
復一郡孰資而助之哉持其忠憤庶約有以讐盜賊
之氣得軍民之心爾余故著之以闕夫謂事之不可
為者也且以愧夫謂事雖可為而患力不足者也王
侯金壇人趙侯長樂人

建寧府學重建明倫堂

建學閣壯視國庫端平乙未四月辛巳之變燔官寺
幾盡而學幸存存明倫堂毀焉姚公珪來為尹漕先
教而後政緩厥志學相攸於冬明年仲秋堂成以
餘材新師弟子之思屬余記之昔者唐虞三代教人
之法具存于經尚之所敷箕子之所陳莫不以倫為

首三綱同然之理五常固有之善同然者均賦於天固有者無待於人而古人汲於明是理者何哉蓋理與欲對善與利對理不勝欲善不勝利同然者有時而相遠固有者有時而不存矣嗚呼固不可以不講歟故夫人有聖有愚理未嘗偏倫有常有變人鮮能盡參哲夷齊常也舜申生變也常易處變難處申生不以親之老而墮其恭舜不以弟之傲而廢其友處變而不失其厚倫之不容釋如此匹夫匹婦愚也周孔聖也愚者能之聖或不能焉周公有媿於仁智夫子謂未能事於君父修至於聖而不忘自儆倫之

難盡如此六經載此者也君師倡此者也禮樂刑政扶此者也學校講此者也有所講則有所明矣公之致美於是堂豈為學者角詞藝媒利祿之地哉群居肄習篤守力行今日之竭力於親異日之盡節於君者也今日之修於家異日之措於天下者也今日之稱於宗族鄉黨異日之行於蠻貊者也成材造士自斯堂始斯堂之新自姚公始不可以不記

尤溪縣復平糶倉

前記首叙邑人致粟之艱使人顰蹙次述趙侯置倉之善使人忻躍末憂後人之不能繼其詞峻其旨深

久使人憮然以為過慮也然自嘉定乙亥至端平乙未不二十年而趙侯之粟羽化倉亦不存前記所慮始如蒼龜矣長樂李侯始至慨然發憤曰彼能廢之吾能修之顛以清儉為治二年而新教立本錢復會璽書擢侯通守龍川侯曰倉事未竟不可去比三年終更積粟三千餘斛視趙侯增千斛焉出納歛散略做常平既為倉約復請予識之有問於余者曰二侯孰難余曰方趙侯時縣計未屈令俸猶厚也李侯之時異矣上供責全銀月俸給純楮公私困弊侯儒生無生財術顧邑有稅苗糜費錢歲幾千緡及迎新例

卷皆前人以奉一己者侯悉用之於倉又銖寸繫積以成之李侯為難又問曰昔之廢者可修今之修者能保其不復廢乎余曰以李侯之心守李侯之約胡為而廢若夫侵本錢非約也付吏手非約也濫糶賤糶苟悅之政不可以繼非約也有一于此復趨於廢矣又問曰嚴莫嚴於常平之法或者玩之如約何余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李侯之約將以利其身乎厚其家乎抑將以延一邑之命脉乎如止於利一身厚一家渝之可也如一邑之命脉繫焉非渝李侯之約也夫一方之人心也犯千百世之公議也夫人

心非良吏矣犯公議非賢士大夫矣然則是約也豈不嚴於法歟又况部刺史郡守丞臨之邑人守之其法蓋未嘗不嚴歟李侯名脩字之永學問有師承政事有家法其於是倉未復雖遷擢不忍去已復而去猶卷々然思所以善其後者於虐可敬也已

味書閣

為徐德夫右司作

閣在豐城山間名子賤潘公也筆廣微袁公也德夫讀書其上有年矣去而仕于朝因以其所讀者為天子言之忠憤激發幾寤上意竟坐是由省闈放還故山或竊笑曰世蓋有剽竊涉獵書之豪芒而光顯遇

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留落如此意者書誤德夫耶德夫寧能一昧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盡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弘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歟使其果深於書粹茹山雌也脫粟太牢也苟為不然如陷土炭如嚼蠟豈將唾棄之矣然則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不屑味歟或又笑

後村集 卷五
心非良吏矣犯公議非賢士大夫矣然則是約也豈不嚴於法歟又况部刺史郡守丞臨之邑人守之其法蓋未嘗不嚴歟李侯名脩字之永學問有師承政事有家法其於是倉未復雖遷擢不忍去已復而去猶卷々然思所以善其後者於虐可敬也已

味書閣 為徐德夫右司作

閣在豐城山間名子賤潘公也筆廣微袁公也德夫讀書其上有年矣去而仕于朝因以其所讀者為天子言之忠憤激發幾寤上意竟坐是由省闈放還故山或竊笑曰世蓋有剽竊涉獵書之豪芒而光顯遇

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留落如此意者書誤德夫耶德夫寧能一昧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盡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弘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歟使其果深於書粹如山雌也脫粟太牢也苟為不然如啗土炭如嚼蠟史將唾棄之矣然則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不屑味歟或又笑

後村集 卷二
曰閣僅三間奚其記余曰不然石渠天祿高則高矣而不能逃莽大夫之譏臨春結綺美則美矣而不能溍狎客之誇德夫閣雖小然聖賢之事具焉古今之變合焉天下後世之責在焉德夫味之不已出則為遺直為名臣處則為高士為全人是閣與天壤俱散矣勿記可乎

漳州鶴鳴菴

問塗四方者必有嘉木清泉可憩濯傳舍行店可依止南轅則不然路益荒人益稀極目數十里無寸木滴水無傳舍行店昔人酌地里之中各創庵焉歲深

屋老頽圯相望漳牧合沙黃公朴始新諸庵鶴鳴庵在西郡東地多靈跡嘗有異僧見二士於此對奕即之化鶴飛去然距城餘二十里穹林危磴不類人境暮宿破驛凜乎折棟墜瓦之虞鸞獸暴客之恐公闢古其改面勢作堂七間聽事三間門廡闊壯如之於是境內之庵十有七所以次經畫創始者曰鶴鳴更新前曰半砂曰雲霄曰仙雲餘皆復其舊觀魚孚庵屬果而費出於漳竣事上尚書曰昔人守庵以僧贍僧以田而庵存其後有司數易僧巨室豪占田而庵壞請令諸庵以甲乙承續朝論是之初公與余偕使廣

東公倡諸司叶力繕南中諸庵繇潮至惠繇漳至潮
裏號畏涂今深茅叢葦中輪奐突出鍾魚相聞筦簞
新水不戒而具與行中州無異公之惠利博矣余聞
古之人皆好禮而樂事厚人而薄己有避堂而舍賓
者有卑宮而崇節者有窮為布衣茅屋不蔽而恨無
突兀之廈以庇寒士者然則僧逃庵荒非地主責乎
田去僧飢非巨室恥乎余書公之事既以倣夫貴且
富者或曰未也縱下不戢驅鄰虐使尤庵之大患蓋
寓室而傷薪木曾子之賢至形諸言毀垣而納車馬
國僑之辯僅免於詰余又以倣夫行者公倫魁名儒
自館殿秉麾節無留滯之歡有治辦之績漳素凋弊
公為之朞年修糴政敞貢闈餘力猶及於庵云

鄂州貢士田

士貢于鄉古也使士齎糧重趂而至非古也古者井
地均貧富道路有委積士起閭里而達於王朝也其
易至漢猶令縣次繼食然貢禹以明經潔行徵自言
鬻田百畝以供車馬當時所以待特起之士僅如此
則於群然應聘者抑可知矣禹亦幸而有由可鬻也
貧於禹者當如何哉近世賓興郡太守具庖酒飲餞
之外舟車靡屨皆士自任貧而遠者難是行如登天

有不能行者天台賈公為鑄錢使者斥羨幣十萬緡
市田為畚貢士莊餘以贍畚學去而董餉鄂渚時聞
帥荆南陽書院公給以官田百三十畝復斥幣如畚
之數以惠鄂士士飲公德以余與公有世舊俾書其
事于古自吾有狄患邊不解甲且三十年供億繁瑣
度濶救民之官往、奉急符從事失其常度至於三
計之臣執牙籌析秋豪苟免之興俛仰歎曰吾不
得為盛德之事矣非特材臣能吏然也雅士莫不然
矣故余於公之事有慨焉昔漢人論鄴侯餽餉乃無
世功意且有他繆巧而其言不過曰養民以致賢而

已蓋為漢植根本者桑大夫則異是以益鐵酒推均
輸為國大利而疾賢良文學之士如仇漢之根本遂
搖動而不復安公於笏畫鞭筭之暇師飽馬騰之餘
又時有所蠲弛以寬民教養以牧士與鄴侯之意合
彼桑大夫之流聞風盍少愧矣夫江漢楚之舊封異
時以辭令爭衡中夏登高能賦而志節與日月爭光
者皆楚產也國家有事西北必於上流謂宜培植其
人才以待緩急之用公所望於鄂之士者在此其田
之頃畝與夫行者居者贍廩之式則有司存公名似
道字師憲以儒術治賦始至軍無見糧未幾而有一

東公倡諸司叶力繕南中諸庵繇潮至惠繇漳至潮
裏號畏涂今深茅叢葦中輪奐突出鍾魚相聞莞簟
新水不戒而具與行中州無異公之惠利博矣余聞
古之人皆好禮而樂事厚人而薄己有避堂而舍賓
者有卑宮而崇節者有窮為布衣茅屋不蔽而恨無
突兀之廈以庇寒士者然則僧逃庵荒非地主責乎
田去僧飢非巨室恥乎余書公之事既以儆夫貴且
富者或曰未也縱下不戢驅鄰虐使尤庵之大患盖
寓室而傷薪木曾子之賢至形諸言毀垣而納車馬
國僑之辯僅免於詰余又以儆夫行者公倫魁名儒
自館殿秉麾節無留滯之歡有治辦之績漳素凋弊
公為之朞年修糴政敞貢闈餘力猶及於庵云

鄂州貢士田

士貢于鄉古也使士齋糧重趂而至非古也古者井
地均貧富道路有委積士起閭里而達於王朝也其
易至漢猶令縣次繼食然貢禹以明經潔行徵自言
鬻田百畝以供車馬當時所以待特起之士僅如此
則於群然應聘者抑可知矣禹亦幸而有田可鬻人
貧於禹者當如何哉近世賓興郡太守具卮酒飲餞
之外舟車靡屨皆士自任貧而遠者難是行如登天

有不能行者天台貴公為鑄錢使者斥羨幣十萬緡
市田為番貢士莊餘以澹番學去而董餉鄂渚時
帥荆南陽書院公給以官田百三十畝復斥幣加番
之數以惠鄂士士飲公德以余與公有世舊俾書其
事于古自吾有狄患邊不解甲且三十年供億繁瑣
度濶牧民之官往、奉急符從事失其常度至於三
計之臣執牙籌析秋豪苟免之興俛仰自歎曰吾不
得為盛德之事矣非特材臣能吏然也雅士莫不然
矣故余於公之事有慨焉昔漢人論鄴侯餽餉乃燕
世功意且有他繆巧而其言不過曰養民以致賢而

已蓋為漢植根本者桑大夫則異是以鹽鐵酒榷均
輸為國大利而疾賢良文學之士如仇漢之根本遂
搖動而不復安公於笏畫鞭筭之暇師飽馬騰之餘
又時有所蠲弛以寬民教養以牧士與鄴侯之意合
彼桑大夫之流聞風盍少愧矣夫江漢楚之舊封異
時以辭令爭衡中夏登高能賦而志節與日月爭光
者皆楚產也國家有事西北必於上流謂宜培植其
人才以待緩急之用公所望於鄂之士者在此其因
之頃畝與夫行者居者贍廩之式則有司存公名似
道字師憲以儒術治賦始至軍無見糧未幾而有一

歲之儲天子宰臣村公之為由尚書郎九卿起拜地
官小司徒云

風月窩

寒齋所居西偏面古木叢竹為整屋三間中置一榻
友之同志者游乎方之外者仕之倦而歸者至則留
語或止宿焉扁曰風月窩客戲主人曰昔宋玉授簡
於楚王之蘭臺謝莊託詞於陳王之桂苑皆以鉅麗
之觀發其高寒之思今吾子追涼於簷窺光於隙將
無見哂於二子乎主人曰嘻詞不詣理工無益也學
不盡性博無益也彼以胸臆量月雌雄論風達者視

之奚異兒童吾聞元化之內清淑精英之氣在天地
為風月在人為情性風至調而止噉諒叱吸風之變
也月至明而止薄蝕陰翳月之厄也性至靜而止喜
怒哀樂性之動也故言風月者曰清明曰光霽言性
者曰善曰寂然不動夫能即身而反求韜光而內照
則動者可以中節靜者可以復初所謂清明而光霽
者歛之方寸舒之八荒六合隨寓而可樂矣庸詎知
彼之蘭臺桂苑非鼠壤鮑肆乎吾之甕牖圭竇非瓊
樓玉宇乎客慙而退

修復艾軒祠田

初邵人祠文軒先生于城南田以澹之者忠定趙公
也碑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亦幸先生二子繼卒猶
子成季字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
為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計臺方公大琮喟然
太息曰鬻祀田非法也沒價返田法也吾使鄉部寧
厚毋薄檄郡丞以窠名錢酬元直之半俾復其舊會
易帥他路事格不行田既去祠益圯鈞復愬于郡楊
公棟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為先師
艾軒非先賢乎式閭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閭墓比乎
迺新祠宇復鑄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

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諉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
貧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窠名錢不可
覲其以郡緡十有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券歸初
公又曰是嘗一鬻矣安保其不再乎覈其田凡八畝
三角三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錢千圖久遠而
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郁先生孫也宜主其
祭鈞井伯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入分給二
子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之辨以
陳良為楚產以仲子為齊巨擘至伯夷伊尹則不然
今夫前陳後方莆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丘云

爾忠定番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其久也事先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王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也揚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出牧其來以風化為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誰是二劉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刑獄使者垂發命某曰地者葺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閔宮其書于石某不敢以衰病辭

建陽縣廳續題名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巍々考亭為宋闕里兩坊境籍大備此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見聞士易治也俗

勇於鬪及氣平忿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運鹽有法可以裕工寬下無江浙閩中預借鑿空之取聽訟日纔數十帝賦與訟易治也

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茶荀連山酒妙天下人家池塘多奇卉珍樹同由之李花極目其土風物產之美又官游者之所樂也然北歲長官類以傷錦而去趙侯與迥至而歎曰有易治之實而蒙難治之名是厚誣吾縣也迥究病源徐施砭劑暮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岸有醴舟水無租瘢凋瘵復甦廢墜畢舉一日題壁記石且盡命續之書抵余曰吾子舊令尹也盍

德樞集 卷之二
議諸嗟夫余之去縣又夫端嘉間做道者再其父老
巷送迎諭之不去今余齒髮殘禿父老見之且
識而聞余子弟過其境者猶倦、相勞苦以余
仙政而其人不相忘如此趙侯立新學宮講師說私
淑其士抑豪右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以久終之以
不倦他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臯其
學出於師友云

晉江縣飛鳥堂

賢令子游以學愛傳子賤以不忍欺傳西門豹
渠傳尹鐸以減戶租傳劉方以憫幅無華傳元

紫芝以子為子傳所傳之事以常不以異也晉江明
府林君委余記其邑之飛鳥堂余曰明府以通經權
奉常第政出於學而名堂之義顧本於王喬何歟王
喬傳烏化鳧鼓自鳴皆卓詭不經與武城單父鄴晉
陽襄城魯山之事異范史述循吏甚衆而列喬技術
傳中明府奚取焉意者尚其以神道設教耶君曰非
也余曰明府嘗丞大潘光顯矣豈其厭雷地而夢鈞
天子君曰非也余請至三反君曰宰邑之難尚矣彭
澤發歎為形役心山陰矯情強節不飲雖有雅士一
縮銅墨鮮不改度矧若周顥輩之瑣、歟夫膠擾者

事也靈明者心也吾出彼公家應酬乎外退坐一室
存養乎內以吾靈明治彼膠擾昔者漢初君臣嘗用
之於天下國家而驗矣况邑乎一室猶八極之表也
敝僑猶尚方之馬也或曰明府之言殆有得於黃老
歟余曰傳不云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
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說也固黃老之所
本歟君名某福唐人堂在邑廨之間君所創者

淮東總領所寬廉堂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堃上章再
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辭曰爾行之以寬裕本之

以潔廉此朕所以懇、用情于爾而不忍遽促之歸
也祇若成渙勉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
有二操切病民也出納汚人也故治已者極其嚴責
人者極其寬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群下
凡臣所為陛下固知之矣廼取寬廉二字扁其聽事
西偏之堂謀記諸石以答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
朝雖重三司使之權然所任之人皆冠準晏殊王堯
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熙豐以後稍用惠卿嘉問
之徒講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於外元祐知
其弊擢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漕以拯之未幾豐亨

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吏之智變鈔引之
求多不已遂啓侈心而召秋患南渡德音首欲痛革
然賦入既狹兵費浸濶其取之於民者終不能復祖
宗之舊而凶總建烏蜀稱趙開昇潤鄂三王人各極
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鐵蒐求無遺
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為未至吏出新智以圖富強
卒之無他繆巧不過籠商賈困郡縣而已蓋特賢所
之術非獨忠卿嘉問之所不肯談向居厚之所不
敢為亦伯芻輩之所不忍盡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
借且為國聚怨况或以潤其屋而肥其家乎上厭

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飢飽矣民曰公長
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此或曰方
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如飛者殆不能
濟而王人之言雍容如彼吾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
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沒入天下莫應
及欲免兒寬則牛車擔負爭輸惟恐右內史之去以
寬不以嚴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馬之運厥功大矣而
其根本乃在於成都田十五頃桑八百株以廉不以
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稅民深者為賢客斯之法也夸
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之過桑大夫之言也或

後村集 卷之六
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南劍州創延安橋

端平初元上既親政放絀貪濁簡拔滄良詔以延平通守大學博士溫陵董公洪就緝州絀余特蒙恩詣行在所道出其州公握手相勞苦曰吾上事甫三日方閉閤深思懼無以稱宅生之寄未敢與故人樂飲也余悚然辭去暮宿黃孫口未至數里有橋焉接腐木為之可十餘丈下臨不測覆以棧半朽矣舉足則軋軋有聲幸達彼岸迴顧猶心悸未已問土人知為應歷橋因遺公書言狀然意郡事倥傯未暇也明年

公治聲聞京師又明年余去國至其所前之腐木易以堅石朽棧化為康莊上屋傍庵扁曰延安橋矣余驚喜過望顧逐客例不入府城不果扣公作橋始末既還里公書來曰吾捐金使僧宗肇經始衆皆樂施費錢楮各三千緡而橋成歲給官米予庵之守者有餘以葺橋又曰議發於子請筆之余喟然嘆曰公可謂仁矣是橋介於二州之間非剗延平責也公挈為已任一旅人之言非工官急符比也公聞而動心可不謂之仁哉古之長吏率躬行阡陌視民疾苦而興除之後世牧守深居黃堂四封之內耳目不接雖有

休湯惻隱之心無自而發故必好問而後能周知必
虛心而後有來告然則孰問曰問諸民馬耕於野負
於涂者是也問諸士馬修於家議於校者是也問諸
賓客馬蓋公徐解之流寓於是邗季札叔向之倫行
李之出於吾境者是也民所不能言者士將告之矣
士所不能言者賓客將告之矣異時倫魁勝流所至
皆貴倨不屑吏事公奉法令甚謹治身尤嚴州始凋
弊勤而拊之遂復舊觀餘力且及於橋亦足以見公
材器之恢然也使其居高位當重任所問愈廣所告
愈大集衆思定謀策協群力扶顛危以之涉巨川柱

洪流可也何至發野渡孤舟之歎耶先是州南有陌
平橋尤險而敞公亦以過客辰倅林君百嘉之言撤
新之扁曰延平橋又於其間創杉洲藥材二橋命僧
可久平夷尤溪險路肇久二僧皆以才選肇嘗造吉
溪橋者

澧州重建州學

國家文治盛於漢唐郡無小必有學澧學中燬於兵
南渡草創規制尚簡紹熙初有講堂嘉定闢地百畝
遂遷廟學教養之具始備淳祐乙巳秋郡大火官寺
民居半為烟埃而學復廢徐侯臬既書焚室益修郡

披荆棘再造是邦喟然歎曰學與社稷並可一日闕乎首創大成殿明倫堂敞直舍大使少保孟公助以楮幣三萬米斛二百於是所謂六經閣兩廡四齋幣庾之室皆復其舊而壯麗過之澧士請余筆之於石按楚辭曰澧有蘭又曰道余屨兮澧浦澧以清淑聞天下久矣自頃疆場弗靖狄患日深楚之舊封寢邊風寒或謂侯宜脩篳篥籃縷舊法收其奇材劔容以備一旦之用而侯視四境之事若以為無急於學不亦迂乎余曰吾子所以慮國之西門者至矣然而未也楚自春秋以來常與中國爭衡方其盛也

屈完以辭令之未能折齊之驕而方城漢水之險不與焉及其衰也項燕以名將之賢不能當秦之暴蓋荀卿屈原之徒既盡而楚遂夷為三戶矣余嘗以為德綏力服之言與中庸寬柔金革之論合至於蘭陵之書離騷之作先儒稱其吐詞為經義兼風雅上下數百年間其名人賢士議論相接文獻不墜與其國相為存亡如此皆楚產也豈待比學於中國哉侯之修泮士之來學非曰角詞藝媒利祿而已必紉芳草服寶璐必不與蕭艾俱化不但無愧於楚之先大夫雖江漢汝墳之遺風庶乎其可興矣夫欲強國勢自

後村集卷之二
人心始欲淑人心自教化始然後知郡之他務猶可
緩而侯之此舉果非迂也侯儀真人嘗守蘄虜驟聞
之年以城全學成之歲天子就擢侯常平使者將以
其葺扶一郡者而經理全楚也故樂為之書

後村集卷之二

後村集卷之三

記

廣州重建清海軍雙門

清海軍門始葺於紹興丙子折公彥質也改作於淳
祐甲辰方公大琮也南州土雜砂蜆木無霜雪板幹
不力斲削尤踈城壁廬舍不久輒隳公審其然築基
廣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三尺虛其東西二
間為雙門而樓其上者七間凡基皆甃以石覆以甃
門之柱八各三文六尺旁柱三十有六凡柱皆易以
堅木闢兩旁地為兩翅環以翅樓前為頌春宣詔二

用木以株計者十五百石以條計者五萬孰瓦釘
合十萬灰萬石工六萬三千縻錢二萬若干繕明年
某月告成公大饗參佐賓客將吏其上鏡吹轟空牛
酒系道觀者數萬皆曰輪奐美哉公以余嘗護漕而
攝閩也乃授簡使書之按作南門筆于絰立臯門詠
于詩重其事也余行天下州無小必致美其譙巍
統府舊譙庠甚弗稱威重及馬將壓尚莫顧省諉曰
州貧無浪費也民勞勿重困也公既膳三城新屯樓
八十二所城西隅有亭曰南海勝觀公又亭於東隅
曰番禺都會而是門之後最鉅視福泉建安加壯麗

烏然福資浮屠建求科降泉仰賈胡惟公自用節縮
餘力不以斲人南兵習勤苦多伎藝公拊而用之畚
者甃者斤者巧者皆兵也不以煩民公可謂仁且智
矣自唐至本朝廣府常以富盛雄諸道後寢不如昔
揚公長孺清吏也嘗會州用歲闕數萬繕故前乎此
者或掩奪商賈或沒入豪右或遣軍吏懋易以規贏
然軍府卒不能富而霸政時出民夷之懼者衆矣公
純乎儒術前數者不一試所入租賦而已葺年積鏹
十萬繕明年如之又明年亦如之為備安三庫稍出
其錢與民通子本子錢不過六釐別儲之以備它費

後村集 卷三
余請公曰公勝流不以心計名一旦能使枵然大州
化為敦實荒迥改觀緩急有備過前十數公遠甚豈
有法可傳哉公謝曰此陛下仁聖朝廷威德也吾何
力之有直幸焉耳蓋州貧非一端其大者曰調發曰
迎送曰糴運之費曰契錢之去自吾至四封無警或
小警即定一也它人亟遷數易而吾四碁不得代二
也詔書罷糴契錢還州二也予謂台有它謬巧乎余
聞昔之稱南伯者必以清德宋廣卒其首也孔幾鄭
權抑其次焉公過於苦淡服用質素貴為方伯一室
蕭然夫清則費簡儉則財聚曰清儉者公之實踐曰
天子將趣公歸矣

專壑堂

謙甫少所交皆海內長者歲晚凋謝略盡謙甫亦老
賴故人天台賈公力買田築室於西山之下而請余
記其所謂專壑堂者曰吾生讀書於是死埋骨於是
矣余曰昔畏壘化庚桑而尸祝晉鄙薰陽子而善良
賢者所居仁遜興焉今吾子顧專是壑將寘民物於

度外乎謙甫曰非也夫訂謨定命廟堂崇高之位賢者專之決機料敵帷幄深嚴之地智者專之南北對壘旗蓋爭奪之場勇者專之上狹奕壇連亘相望埒國之贊傾城之姝疆有力者專之吾賢不如彼智勇不如彼凡^彼所專者吾不得而有吾所專者彼烏得而涉吾地哉余曰功名時也窮達命也吾子謂力不如彼則然矣謂賢與智勇不如彼然乎哉謙甫又曰吾名堂本半山豈惟半山獨樂之園取義亦然敢問半山涑水非歟余曰士必能處然後能出能退然後能進涑水之處也與邵子程子同游其出也遂能與元

祐諸君子共國自始至終曷嘗獨樂乎半山之進也與群小共國其退也炙手之勢一寒翹材之客皆去騎驢荒陂幅巾叢林牢落甚矣其踵門而來者則曩日下御史獄黃州之遷客也嗟夫公亦可以悟矣伺候光範者宜猜而信追隨鍾阜者宜信而猜豈非專之一念雖退老而未忘乎專門之儒必陋專房之女必媚專國之臣必恣壑雖美無以專為也謙甫詳評二公之事深味老夫之言親鄰曲如天倫視樵漁如賓友不與煬舍爭竈席不以翫麟驚魚鳥桃峰即畏壘也薪里即晉鄙也一壑即天下國家也今日不專

於此它日必不專於彼矣謙甫名自遜宋氏

御書撫州忠孝堂

即舊有顏公祠前人記詠詳矣王公卧冰池在孝義寺距城五里許相傳其奉母避地于此寺即故宅自晉至今未有表章之者提舉常平鄭侯逢辰既至懷賢謁祠訪古得池有槩於心史卜爽塏合而祀之且請敕額于朝會侯改持憲節去撫之賴請益力都省下之儀曹儀曹下之漕臣侯謂此為依草附木希求封爵者設非所以待忠臣孝子也必如常格是干之墓勿封而曹娥之江不廟也廼拜疏曰聖天子方

奮妄術修人紀盡力君親者顯擢得罪名教者永棄若真卿之忠祥之孝宜出聖斷列在祀典矧今雲章奎畫徧天下願以萬机餘暇親灑祠扁以詔無窮疏奏上御邇英以訪刑部尚書王公伯大侍御史鄭公案皆頓首乞如鄭侯所請翌日御書忠孝堂三大字以賜昭回之光下燭江國侯奉表馳驛以謝於是闕宮落成迺屬其記之按魯公仕昏闇之朝踈之擯之以至迫之於險而不敢廢臣節司空奉猜虐之親飢之寒之以至撻之流血而不敢失子道夫污君伯夷之所羞微子之所去繼母伯奇曾參之所難事而二

公之所立如此雖古聖賢有不能加矣議者以魯公
求容於鬼質之相而不早退司空晚節仕晉為遺恨
且貴為尚書而全家食粥其徘徊不去豈有心於富
貴哉將以徇國家之急立歲暮之節也若夫慟哭魏
主不拜司馬昭與奮筆作勸進表冠名於受禪碑者
亦異矣鄭侯居家有內行立朝能盡言典州奉使有
風力喜名節而尚教化是舉也昭九重勸懲之意發
千載幽潛之光示萬世臣子之法可書也已

福建安撫司二準備差遣廳

準遣建罷不常增西廳以監牛田場兼之自嘉定

其帥始復東廳自端平文忠真公始閩閩歲計繫乎
鹺二屬秩雖卑西主烹煎東主給售帥得自辟徐君
憲王君稼皆以才為安撫使尚書趙公羅致舊無解
始度地於府治西北隅背郡圃迫馬廐尤庫隘公曰
圃可縮也廐可徙也致客而不能館可乎哉乃捐庫
錢二百二十萬益以沒官山木廢寨瓦石俾圖於丙
午落成於丁未二廡規撫位置悉公指授稼俾余記
之今諸道使者之屬皆稱雄盛帥非諸使之長乎而
其屬獨牢落廳寒如水吏卒鶉結率取諸曹掾所
曩余參真公謀議熟知之特廨廢為潛火局假屋以

居機宜寓僧寺僅存一幹官直舍諉曰閑慢官爾
彼之所謂雄盛得意者嘗求其故矣賦訟繁而文書
多也予奪健而聽信專也蓋智以繁而昏力以多而
分健之弊為薄專之弊為諂是數者固常情之所恭
而有識之所畏也間幕則異是矣居常無事不幸有
小調發急符旁午吏卒並緣饜飮隅總依憑桀驁不
但賓主汲、鮮權郡邑皇、奔命而吏番之舟漁業
之民皆騷然失寧於四封之內矣惟夫歲豐盜熄野
無桴鼓吾主人可以雅歌而緩帶吾儕可以長衣則
清談柰何不此之樂而彼之羨乎公忠定丞相嫡孫

治如忠定官自鬻鰲革去敷抑勦平海盜鯨浸不驚
以羨錢糴粟萬斛備緩急祖孫相望為閩賢帥其待
士尤有禮昔有廢客館為庫廐者公今徙廐築館以
龍媒汗血之未得為緩而以樂毅劇辛之未至為急
公有合群才康斯世之志矣惜其局於方面也公名
必愿字立夫稼字無逸由東廳改秩憲字某由西廳
陞幹辦公事

寧都縣新築城記

淳祐丙午余仕於朝寧都縣尹夙君子與以書來曰
吾視事之翌日盜起廣昌犯池富贛卒未至賊鋒剽

甚衆欲潰去吾集吏民議戰守急調尉寨兵益以義
丁千人深入苦戰官軍衆之禽酋殲黨時四鄰震擾
吾境獨全衆相賀吾曰未也土城卑惡盍改作乎率
僚佐選隅總畚新土杵實基周匝七百餘丈恣甃之
願記其事于石余曰其小需丁未余去國君使兩至
責前諾余又曰其小需君余故人也豈於不腆之文
有所靳哉顧多事以來以平寇築城受賞者多矣甫
平覆出朝築夕圯豈特二者難保其往哉施於有政
亦然初令而晚繆始仁而終鄙矯強於暫而願放於
久者皆是也戊申君之使又至曰吾授代者無兩月

記不可復需矣余然後知君之政果成城果堅而寇
果平也蓋天下倏至之變常伏於常情智慮之表曩
睦寇殘二浙近汀寇犯劔邵曰是中州內地素不防
慮爾若夫寧都為群盜四達之遠不能數歲安靜前
是非無智者至君乃克有城獨何歟媮者忽禍變鄙
者憚勞費黠者方以無城為幸寇至有紀侯之去檀
公之走而已君眇然一儒生化刀劔為耰鋤革瓦礫
為金湯有地百里而善用之如此使君事權重於銅
墨之寄封域大於子男之邦其所就有未可量者是
後也縻錢二萬二千緡有奇合諸臺郡邑士民之力

而成君之遺愛與是城相為不朽矣君嘗宰河源勦
寇寧民已著風績以經略使薦詔減年勞至是首摧
盜鋒又先事伐謀禽劇賊古八盧五僂渠魁貸脅從
桴鼓聲熄則於其間飾縣庠梅江書院各增其舍夏
早先發官廩而後勸分自郭達野置糶場五十三所
至秋止部使者尚書郎鄭公逢辰大匠吳公子良俱
以治行薦初朝家行廣昌賞加君一秩惟築城功未
報君建安人擢進士第

饒州新城

番為州尤貧版曹洎諸使責逋吏卒日呼叫于庭遇
州倉受輸兩王人各遣其僚按所入瓜分之以其餘
殘者畀州州遂乏絕二千石比以弗績去弄印滋久
以鑄錢使者兼之淳祐丙午余自江表召對頓首上
前言刈城卑弱狀臣待罪臬事寄治于番城圯且盡
而譙樓扶以二木識者寒心宜繕金湯修守備以待
緩急會朝家多事議格不行明年詔擢著作郎兼右
司郎官新安程侯元鳳領州事侯至視城壁而嘆曰
保境衛民守臣職也城惡如此顧以州貧自護可乎
昔之人有篳路藍縷而造邦者有布衣帛冠而強國
者乃壹以簡儉為治桑蔭未徙板榦並興屬通守史

而成君之遺愛與是城相為不朽矣君嘗宰河源勦
寇寧民已著風績以經略使薦詔減年勞至是首摧
盜鋒又先事伐謀禽劇賊古八盧五僂渠魁貸脅從
桴鼓聲熄則於其間飾縣庠梅江書院各增其舍夏
早先發官廩而後勸分自郭達野置糶場五十三所
至秋止部使者尚書郎鄭公逢辰大匠吳公子良俱
以治行薦初朝家行廣昌賞加君一秩惟築城功未
報君建安人擢進士第

饒州新城

番為州尤貧版曹洎諸使責逋吏卒日呼叫于庭遇

州倉受輸兩王人各遣其僚按所入瓜分之以其餘
殘者畀州州遂乏絕二千石皆以弗績去弄印滋久
以鑄錢使者兼之淳祐丙午余自江表召對頓首上
前言列城卑弱狀臣待罪臬事寄治于番城圯且盡
而譙樓扶以二木識者寒心宜繕金湯修守備以待
緩急會朝家多事議格不行明年詔擢著作郎兼右
司郎官新安程侯元鳳領州事侯至視城壁而嘆曰
保境衛民守臣職也城惡如此顧以州貧自護可乎
昔之人有篳路藍縷而造邦者有布衣帛冠而強國
者乃壹以簡儉為治桑蔭未徙板榦並興屬通守史

後村集卷之六
景卿司出納路分夏榮顯課工程木石灰孰予價夫
匠給傭兵校增廩厚犒勤拊說以忘勞不暮年而十
二里二千三百餘丈之城與樓門八斗門二悉復舊
觀其費一出於州上不以累大農下不以煩民惟臬
治二臺各助楮幣三千而已番人登高望之端直如
引繩迴環如錯繡皆相告曰吾儕昔處風寒今在堂
奧州之守備固然侯之勤苦甚矣請記其事以告未
者余聞任城郭封疆之寄不慮外有猝至之變而患
內無可恃之具使其果有可恃若田單之於即墨臧
質之於盱眙杜悛之於泗皆以小國寡民而強敵環
而攻之終不能克否則郢可入歷下可襲

譎取雖雄都鉅鎮不能以自存矣侯之此舉振牧守
當為之職杜姦宄不肯之心異乎崇飾亭傳者其有
勞於國也夫其有德於民也夫城始繕於嘉定乙亥
至侯改築僅三十餘年爾蓋仆百尋之木者蠹也遺
千丈之隄者蟻也先事豫備前人之忠也補罅葺漏
後人之責也况番城其南瀕江水鬻之而無防稍北
依山樵牧踐之而不禁城何恃而久乎及其微而易
之易也至於大敞極壞而後圖之不浹已也烏虜此
固侯與番人所望於來者歟侯館殿名流省闈賢從

出而試郡績狀昭著詔兼冶鑄之節將召侯歸矣

城山三先生祠

由熙寧橋南行可二十里城山在焉望之紫翠峯峯
欲與壺公差肩其下平疇沃野清泉茂樹環而家者
千數百年之舊族當世之顯人不在東家在西鄰也
其父兄隆儒而嚴於教其子弟力學而攻於文立聲
名取科級榜不絕書有貴為柱史者魁多士者人徒
見其人物之極盛而未知其為師友之餘澤此三先
生祠之所由作也初艾軒來水南學者空郡從之曰
紅泉東井之學聞天下艾軒去網山嗣講業網山而卒

樂軒嗣焉里中前一輩及老艾之門者衆矣然數十
年間更相推讓卒以傍邑二士接艾單傳所謂公論
在人心者邪林侯肅翁受學樂軒下車首為學者言
三先生之學自南渡後周程中歇朱張未起以經行
倡東南使諸生涵泳體踐知聖賢之心不在於訓詁
者自艾軒始疑洛學不好文辭漢儒未達性命使諸
生融液通貫知科舉之外有理義之學者自網山樂
軒始蓋網山論著酷似艾軒雖精識不能辨樂軒加
雄放焉其衛吾道闢異端甚嚴嘗銘某人云佛入中
原祭禮荒胡僧奏樂孤子忙里人化之使網山樂軒

出而試郡績狀昭著詔兼冶鑄之節將召侯歸矣

城山三先生祠

由熙寧橋南行可二十里城山在焉望之紫翠翠翠
欲與壺公差肩其下平疇沃野清泉茂樹環而家者
千數百年之舊族當世之顯人不在東家在西鄰也
其父允隆儒而嚴於教其子弟力學而攻於文立聲
名取科級榜不絕書有貴為柱史者魁多士者人徒
見其人物之極盛而未知其為師友之餘澤此三先
生祠之所由作也初艾軒未水南學者空郡從之
紅泉東井之學聞天下艾軒去網山嗣講業網山

樂軒嗣焉里中前一輩及老艾之門者衆矣然數十
年間更相推讓卒以傍邑二士接艾單傳所謂公論
在人心者邪林侯肅翁受學樂軒下車首為學者言
三先生之學自南渡後周程中歇朱張未起以經行
倡東南使諸生涵泳體踐知聖賢之心不在於訓詁
者自艾軒始疑洛學不好文辭漢儒未達性命使諸
生融液通貫知科舉之外有理義之學者自網山樂
軒始蓋網山論著酷似艾軒雖精識不能辨樂軒加
雄放焉其衛吾道闢異端甚嚴嘗銘某人云佛入中
原祭禮荒胡僧奏樂孤子忙里人化之使網山樂軒

而用於世所立豈在艾軒下哉聽者悚然如覲三先生之容侯復歎曰吾昔講肆于是游息于是歲月幾何泉石魚鳥歷歷可識面先師已遠不可見矣則又愾然有祠三先生之意山絕顛有精舍新祠在其左俯瞰國清塘水光山色橫陳乎前乃像衣冠乃集衿佩以庚戌四月甲辰躬行裸薦之禮序飲而退命余記之余惟在三之誼師居其一故侯芭白首太玄后山辭香曾氏所以敬承接嚴付受也昔網山之事艾軒也死則要絰忌則哭墓樂軒之事網山也亦然至侯則慨林陳之後微絕既祀樂軒於家廟又白尚書

併禁二墓樵采俾鄉校合祠焉歲時若遠游而歸必墓祭出處必命祝史以告及牧斯土復倡邦人嚴奉而丞嘗之彼背師而從許行與諱稱京房門人者視侯宜少媿矣余不識三先生而於艾軒累世通家也於網山子綺伯童子師也於侯友也侯為余言近世諸儒流略通体用全皆莫敢望樂軒侯嘗秉筆玉堂開卷邇英貴近矣顧惓惓於疇昔傳道授業解惑之匹夫往見於羹墻豈非心悅而誠服之者歟艾軒林氏名光朝字謙之網山月魚林氏名亦之字學可橫塘樂軒陳氏初名某因讀詩米蘋有悟改名藻字

元潔艾軒同印證之矣侯名某與網山俱福清人樂軒由長樂僑福清云噫以水南文物之懿守侯風化之善前輩師友之賢設遇名筆必有以發揚蹈厲之者而余纒然病耗筆墨不靈僅記歲月而已

泉州重建忠獻堂

溫陵太守尚書郎安陽韓侯識貽前史官劉某書曰吾六世祖中令公以景德丁未出牧是州明年七月而忠獻生於郡齋至祥符辛亥召還泉人曰中令吾郡之父母也有去思忠獻吾侯之子也有大勲業為三閩因謚名堂以借重是邦焉後為俗子改易乾

道己丑梅溪王公始復舊扁今扁存而屋老且仆矣忝拜廳之榮而隳肯堂之責吾為此懼廼以節縮餘力撤而新之又曰吾之來以淳祐己酉秋距忠獻始生甲子凡四周堂之成以庚戌夏距梅溪復扁八十有二禩子雖哀疚其勉筆之也按甘棠之詩曰召伯所爰說者曰召公不欲煩民廬於遠野小棠之下思其人敬其樹也閔宮之詩曰新廟奕々說者曰閔公廟也又曰周公皇祖其亦福汝說者曰慶孝孫之辭也古之善政必有遺愛故家必有象賢以周召二公之盛德而不能無待於席之旬宣僖之修復然席去

德和集 卷一
康公十世僖去司公十七世矣豈若韓氏六世之近
十遠野之廬閔公之廟敬之嚴之如此况中令疑昏
之地忠獻懸弧之室乎侯剛廉無欲凝重有威軍府
肅然民夷信伏蓋景德祥符嘉祐治平之文獻淵源
所漸然也初侯家三世迭守相臺海內榮之自南北
分裂雖畫錦冠劍隔絕之可歎然茲堂輪奐新美而
未已韓氏之盛詎可量哉惜余荒眊久精華竭所以
美皇祖而慶孝孫者有慙於雅頌姑承命絕實而已

邵武軍軍學貢士庄

閩無富士樵士尤窶舊有貢士庄薄甚士無以自資
而官之所以資之者又微蓋有不能行者莆田方君
來教樵學節浮費去冗食歲餘會學廩之贏益以所
却茶湯錢得舊楮三萬二千買田七百餘秤積三歲
之人可得萬楮君曰舊庄待四邑之士常不足吾庄
姑為學設由學而貢者歲率十人人獲千楮足矣自
科舉法行續食禮廢道路靡屨皆士自齎勸駕之吏
不過草、宴設卮酒篇詩之外毫髮不任也是庄之
有無既非執事者之責故雖雄都鉅鎮臨以達官顯
人有可為之力而不暇議此甚迂之舉若夫文學掾
號冷廳一室之內螢雪之几首箱之槃微矣薄矣迺

能以其不足之節與素所教育之英材剖而食之使
若稍進而受天子兵民之寄必回結必勤恤必不肥
於廩而殍於野也必不富其家而飢其師也又進而
居廟堂之任必不忍存我而不厚其蒼生也初寓韋
尚書杜公果欲助田未果至是二子庶廡以三千楮
來助君名澄孫字蒙仲

福州濬外河

古河繚城內外如人氣血周於一身歲久而淤忠定
趙公嘗濬之甲子踰一周水道故存居人益搭為浮
屋築為高砌堙為平陸美淳祐戊申待制陳公既濬

內河修撰趙公至而嘆曰胸腹雖通支節猶壅未也
顧內河纔六百丈而外河加二百餘丈役不可已民
不可勞廼白于朝詢于衆於是寄公之尊貴者屬吏
之才敏者皆條利便來告公虛心以聽先是寺產滿
百錢者濬三尺產二百以下皆敷公下令產滿百者
濬二尺已濬內河者半之負郭三邑寺產三百以下
餘十縣寺產六百以下者皆免敷遂畫界限度丈尺
總以十大寺而餘寺分隸焉近寺募工遠寺助費率
以產滿百者助二工按籍給由下之十縣以僧督僧
史拱手不得與寺尤遠而輸未至者先兌庫錢委郡

後村集 卷之三
丞趙君時領帥屬林君叢桂節度推官徐君士廉泣
其後不徙木而信不施扶而勉起淳祐庚戌九月乙
亥十日而畢河深五尺黃一丈用工四萬六千有奇
工給寶瓶楮三通不過敷楮十四萬而百年水道唾
手而復先是大寺苦敷役小寺不免敷而中寺殷實
者以賂吏免強有力者以挾貴免公明不受欺公不
受私免敷者沾實惠應敷者無後言前之搭屋築砌
者凡百二十五家公不欲盡返侵地撤蔽通淤而止
又扣戶補助之蠲瀕河公私僦金一旬吏士之宣帝
者賞犒有差竣事士民有乞濬鉞爐橋支河者有言

忠定公昔為西南二湖今南湖半為茭地蓄泄無所
田失灌注民罹漂害公使未敷之寺分濬之計支河
六十六丈南湖四十四丈是役也達民氣助火政通
潮汐行舟楫其大者壯軍府之容增金湯之勢公之
慮深且遠矣世常患佛者不耕而食為吾民蠹余於
閩但見佛者為吾民之衛猝建一事驟役萬人吾民
晏然若罔聞知者皆緇流以身當之善為政者知其
然必不窮其力必不數易主首非曰能為吾福田利
益也所以厚吾民保障也公名希濬自九卿以鈇鉞
出鎮重厚持大體文武有威風惠利不可殫紀浚河

持其一條公以余曩隰事江左今占籍部內馳騎授
簡俾識真未昔者鄴令引渠澗田南陽太守通溝均
水其事初未甚者而班馬之筆足以發之余貽且衰
於公嘉績不能贊述萬一尚庶幾實錄云爾

建陽縣增買賑糴倉田

初儲侯置倉積米三千五百石且買田六十餘石以
輔之其後倉廢米存者纔五之一田奪隸橋庵今既
修廢糴滿五千石返田于倉又增田五十餘石倉有
田百餘石自儲侯及余始也憶余垂解銅墨客或哂
余曰令以三年為仕有不及三年者前後人意見不

必同子倉何恃而又乎余謝曰恃此心爾吾心如禪
家之燈後人必有傳此燈者姑待之余去縣印凡數
易至楊侯大雷倉田可五百餘石矣淳祐辛亥余行
役道溪上士民遮道曰前人增倉田率不能多惟楊
侯幾二百石今任侯捐三千緡所增過楊侯之數昔
未有也於是高士江某世號江三白者捐七百餘緡
增五十餘石寓士宋君某番禺帥長子捐田二十餘
石繼之通舊田幾八百石盛矣哉余聞邇年大家多
飛寄中產因敷抑為倉之害揅之策不過官自覈
產倉自增田而已產實則糴公田多則糴少昔也歲

後村集 卷三
糴五千今減千石矣它日田愈多糴愈減奚飛寄敷
抑之足憂哉由儲侯至余未三十年倉壞而米羽化
繼儲者之失也由余至任侯又將三十年倉與米無
恙而田之增者七倍繼余者之賢也若二侯蓋其尤
著者也侯涖壯哉縣未嘗大聲疾呼而彊梗者柔服
鹽壞者設飾臺府皆稱其治為七邑之冠冕人言侯
熏沐其身如玉雪凡米鹽出入之贏它人以實苞蔴
囊索者僕皆舉而歸之於倉如江師施衣孟宋君割
伏臘不私於一身一家而公其惠於百里之人使令
君皆如二侯倉官皆如宋邑人皆如江心、相傳燈

燈不絕矣余行天下常謂建谿俗尤近古余去官久
每出其境城郭村落父老子弟必幡華迎餞追隨不
置晚罹艱棘者宿有齋糧行千里相吊者以邑人之
不忘余如此則其於任侯宜何如也余老諄為舊民
記見大夫之美姑述其大槩如此其田之頃畝斛斗
刻之碑陰名某四明人擢儒科將進用于朝矣

陟思庵記

浦城徐用晦葬其先夫人於李原既又葬其先君子
於馬鞍山詩曰死則同穴古也故孔氏合葬於防傳
曰魂氣無不之亦古也故三妃不從於蒼梧今二墓

後村集卷之三
距家不過三四里而鞍山尤近陟此則鞍山傍繚陟
崕則李原下瞰氣勢聯絡紫翠隱映鞍山差狹用晦
庵於李原前後各五間虛其中三間以酌獻酢飲而
止客於東西房馬墓生土向丙庵坐丑向未米詩人
之義扁曰陟思請余記之夫穴藏廟祀皆禮家所嚴
然子貢謂送葬之哀不若返虞之速廟重於穴古之
道也由漢而後始有旁置萬家者大治冢舍周閣重
門者崇飾於墓簡忽於廟雖學士大夫莫不然矣余
馬用晦良是筆良以世衰俗壞子職多闕有親存而
孝衰者况窀穸封崇之後霜露焮蒿之餘乎用晦於
親之存也能幹其盥歿也能致其哀瞿瞿皇、有求
而不得望而弗至之意是可錄已徐氏浦城之望中
科目登臺閣秉麾節者世不乏人用晦嗜學而好禮
少薦于鄉所以顯揚其親者固有待也用晦字也名
灼生於莆而後於建既於所後盡敬極孝而猶惓、
所生歲時或千里携其孥來為壽古有秀孝之選非
斯人之流歟

後村集卷之三

後村集卷之四

記

羣山圓堂

錫山為長沙郡之望丞相趙公舊第擅錫山之勝至是又堂於山之絕巔取韓詩群山圓之句以名之而今皇帝書之奎壁之光上燭霄漢下被泉石信開闢以來殊允鉅麗之觀也自昔游覽之地出於偏州下邑則目力有所止或在溪山窮谷則足力不能至求其雄傑足以統會宏曠足以容受者少矣惟斯堂不然楚山呈狀湘江倒影東城南書院西嶽麓宣公忠

肅公書房在馬儿屈賈名賢之蹟老樾化人之宮異
時吾儕捫蘿躋攀於烟霏紫翠之間一葉遡沿於江
籬香芷之濱重趼而未及崖而返者莫不自獻於几
席之上履屐之下雖處闐闐而無市聲之至不出戶
庭而有卧遊之樂湘中他樓觀皆不敢望其髣髴豈
非所謂雄傑足以統會宏曠足以容受歟蓋天下清
絕之景常屬之閑退之人若夫仕至將相安危佩於
身事物衡於慮負夔高之望而抗巢許之志未有能
兼之者公力辭相印不拜改內祠經筵不拜改持進
觀文殿大學士判鄉閭猶不拜詔居陪京以便諮訪

然公角中東路矣惟退惟閑斯堂之景遂為公有向
使雞鳴入漏舍日昃出朝堂以一身兼四海九州之
責將膠、擾、之不暇顧欲合族交賓論文樂飲于
此得乎昔平泉竹石僅獲一夕之享綠野鐘鼓不能
蓋晚節浮沉之愧公每語親朋裴李所遭之時然爾
吾平生數當事任蹈危險憑國威靈幸而有濟中罹
讒甚懼不自全賴陛下仁聖終始照知老矣釋重負
而尋初服秋毫皆帝力也吾雖退曷嘗一飯忘吾君
哉天下間公言而壯之詩曰惟嶽降神公既鍾七十
二峰神秀之氣且其外翰王室內補衮職為國申甫

登斯堂者固喜公之暫逸而又知公之必不容以久
閒也某丙午召對由卑冗歷高華出上親擢亦公密
啓已在公園中矣公來賜命曰子記吾堂其敢以荒
落辭

潮州修韓文公廟

廟始在州宅後蘇碑云在州南七里者元祐庚午王
侯滌之所徙也淳熙己酉丁侯允元又徙韓山夷石
為廟地尤濕甲子一周屋既老淳祐辛亥劉侯希仁
以為非吏民懷遺愛崇先賢之義屬郡文學呂君大
圭修廢捐俸楮三千以倡俄而劉侯去衆曰後鉅費

闕且柰何會臬使吳侯燧行部全侯昭孫至郡各助
楮二千倅樊君應亨海陽令王君衡翁各半之仕于
州遊于校者皆有助呂君又裨以俸金自門及輿輪
與新美柱若壁之用土木者皆易以石糜楮四萬以
實祐初元季秋落成遂併新八賢祠礮堅革腐規制
如廟八賢者皆潮之名輩耆德呂君介劉侯請記於
余自古生有權位能潤澤其人歿有精爽能聳動灾
福之者皆得記賈誼文翁以學朱邑羊祜以惠宋璟
以清巡遠以節殆不勝紀然事久而愛泯時異而敬
衰者多矣若夫權位尚微世代益遠斯文入人肝脾

去思決人骨髓血食數百年如一日余行天下惟韓廟為然公在潮僅七閱月而去而潮人奉嘗至今悽愴如見至於登覽之山手植之木猶起敬起愛未已此豈智力之所能致哉世或以謝上表議公余曰方帝怒未解裴度崔群不能救仕進之塗窮廟堂之援絕他人處此必躁必懟否則緣他繆巧以媒復用公引咎歸美而已不賢於怒悻悻而去不向國門而坐者乎以瘴癘老病祈哀君父而已不賢於貽書子公達函亘溫者乎公不顧其身之萬死而庶幾其君之一寤豈有毫髮世念於其間素講之學未行之者猶

有萬一冀爾潮在八千里外而章奏直達左右不能蔽於時韓柳齊名柳牧龍城五年公不旋踵徙袁憲宗真明主哉使公再入而懲前事循嘿可矣方且折廷奏忤逢吉視論佛骨有進無退彼智不足以知公而輕量公深淺者妄也公之南遷雖戚里諸貴多為論雪禱神而神享驅鱷而鱷去惟罇碁直印為狂踈若罇者不惟有慙於貴戚其幽暗甚於鬼而願冥不如鱷矣故詳著之列於蘇碑之次劉侯以中書吳侯以前御史全侯以上閣外補樊臨川人王君溫陵人呂君又言郡士陳確竭勞於廟八賢之復許希問

盧密劉杰叶力於祠皆宜書

山中祠堂

古之見祠於其生長之鄉或其游息之地者非必有權位勲業人也屈原祠於楚李白祠於采石孟浩然祠於襄陽秦系祠於九日山陸龜蒙祠於吳方于祠於釣臺林逋祠於杭此六七公生流落偃蹇於霄沒又無以驚動禍福其人然過其祠者必下馬漉酒必徘徊題咏然後去豈非權位勲業如空花幻影迴首變滅獨文字如江河流行萬古而不廢歟宋諸王孫庚夫字仲白嘉定間擅詩名官卑齡促士林惜之

端平乙未太守廬陵楊侯夢信從衆請祠之于城南清涼岐緇褐釣冕輅之貴泉菊等牲牢之享仲白精爽雖不肯使曹瞞輩腹痛然其詩句猶可愈鄭虔妻輩瘡疾也特江湖吟者凋零略盡仲白子時願屬余以記

孝思堂

楊君純孝也未嘗自言鄉隣言于縣縣言于州太學生王剛等言于學官既而州以其事上尚書司業祭酒亦誦言于朝有詔旌表門閭君家於吉之太和而館於顛之興國迎母就養母卒葬焉興國之人曰君

館吾里母寔吾里吾縣之孝子也太和之人曰君占
籍吾里生長吾里吾縣之孝子也嘗欲奉廬歸祔先
塋願人遮止改其太平鄉為孝感鄉太和尹師侯應
極扁君所居為孝感堂又表其坊能言之士已記之
矣君惕然曰二鶴翔墓雙闕施門在彼者也吾不敢
知也霜露時雨悽愴如見在我者也終吾身而已別
為孝思堂焉而徵記於余余惟割股療親雖不見于
經然可以義起至韓退之乃確然以鄴人為非夫經
以不傷身體髮膚為孝不有申生乎禮以不滅性為
孝不有曹娥乎而况毀膚之害未至於雉經裹創之

痛不烈於魚腹申生得以為共曹娥得以為孝然則
君之行衿式於州里旌異於聖朝也宜哉君既永感
矣忠孝一理君親一致他日移之於君取螿弧而先
登者即前日遺羹之考叔也不拜大將軍者即前日
卧冰之王祥也叱欲從未泚者即前日歸覲之何蕃
也余老詩姑誦所聞以告君名懋卿字景堯

重建忠景趙侯廟

自晉康郡升潛藩牧守寔重然中朝士大夫猶憚遠
罕就寶祐甲寅詔以前大學錄溫陵徐侯明叔知府
事侯既見吏民宣德意乃謁學廟至忠景趙侯祠垣

屋頽圯像設歆仆泫然出涕曰此吾郡之巡遠也郡人其忘之乎立出庫錢委寓士梁某馮某協衆力作新廟堂寢各三楹門無戟衛侈於舊觀像侯於前以兵官馬貴配後以王夫人配繪從死者於兩廡既落成徐侯率賓佐將吏款謁祠下莫敢不共遣帳騎來求余記按侯死節國史及陸侯起忠顯堂叙紀載詳備元絳閔公之詩尤悲壯後有名筆無以加矣昔天寶之季兵起幽薊河北二十四郡同日陷賊惟二顏著節及皇祐間盜發溪峒嶺海數十州官吏皆望風遁去惟趙侯及邕封二牧嬰城死難與二顏相望於

千載然魯公猶不免委郡歸朝非立晚節幾有愧於其兄矣故余反復趙侯之事有深慨焉康端接境同時端守戰敗而去天子薄其罪奪一官而已後又召入館閣使侯遠引魯公近援端守公議未必責國憲未必加家未必毀身未必死而侯傾於禍福死生之際明所決擇如此豈不凜然烈丈夫哉史言侯有兵三百而陸叙言兵不滿百陸繼侯者當以叙為實自皇祐至今二百餘年南方乂安比歲屢傳韃謀幹腹或以為憂余曰張中丞不云乎臣死當為鬼以癘賊使謀傳之果然也侯與邕封二牧在帝左右呵叱風

雲盪滌腥穢彼惟不來、則送死矣徐侯字仲晦清
政尚名節此下車第一義余既書之為守臣法又系
以迎送神詩二章趙侯名師旦辭曰

採山藪兮溪蓀挹寒泉兮盈罇鼓駭、兮遂悲侯
之來兮兩轡山川兮良是陵谷兮覆翻昔敗屋兮
頽垣今峻陞兮崇軒樹侯所爰舍兮民侯之裔孫
生與郡兮俱亡沒與郡兮俱存春禱兮秋賽年、
歲、兮民不我諼

又一

祭散兮人歸廟闔兮山空嗟濁世之不可久兮悵

鳳馭之如龍侯將去兮返顧憂我民兮瘵恫布和
風兮甘雨魚蟹賤兮秔稌豐侯於吾州兮靡有厭
民之報侯兮無窮

又二

饒州天慶觀新建朝元閣

舊觀在湖水北去郭可二里建於南齊名玄真觀梁
改震澤唐改開元至大中初郡人夜聞風雷黎明觀
移於郭內湖水之南舊記如此祥符改名天慶宣和
加神運二字淳熙庚子燬焉新觀僅復舊規未完道
士程聞一謀新三門未遂而蛻其徒李師古追述師

志募衆力捐私錢門既雄壯遂建朝元閣五間高百尺橫徑二十餘丈層檐入雲危檻憑虛中列仙聖外飾金碧糜錢五千緡太守王堂林公希逸大書神運福地四大字揭于外簷師古謂余嘗仕于畚以記見屬余惟老氏之道以儉為寶其言曰舍儉且廣死矣至列子始誇大化之官若神鬼所營侔於清都紫微鈞天之居其流為竹宮甲帳珍臺間館之事及林靈素輩出神霄宮遂徧天下黃冠尤貴者秩視法從聚京師美衣王食者幾二萬人嗟夫余讀傳記所載至人方士多衣檉葉編蓬茨以自蔽至於殫生人膏血

崇飾其居窮巧極麗受齋施鉅萬占田數百千頃務與浮屠相長雄豈老氏本指哉然今之羽流營、名利甚於市朝之人其稍潔雅者不過自致美一室爾師古獨視衣盂如糞土興百年之廢於立談之頃為衆而不為身可書九閣据登臨之要南閣山東東湖西澹津、西南則州治址芝山一州之景莫不自獻以寶祐三年某月某日落成程尊師嘗住青城山丈人觀師古今為道副觀主首曰汪汝澄汪清一胡守中王元彰幹緣道士曰王九萬黃自正王晞烈李虛白程元善李有權云

雲峰院重建法堂

比丘尼之聚居于莆者惟雲峰院尤嚴肅有規矩致
舊記唐末開山由慧琛始元祐請額由慧真 紹興
新佛殿由法昇始嘉定作羅漢閣由體觀端如始數
百年間其徒心燈相續崇飾所居如大叢林惟法堂
尚因陋余五六歲時嘗侍先君先夫人至焉者危即
是堂為伊蒲供先君為賦詩有橘堂竹閣之句後五
十餘年淳祐之辛丑聞新堂成丹碧晃耀與殿閣相
稱又新其三門是院無寸產來者皆自齋糧而興距
後造偉觀若化人所為蓋首施衣盂者亦侃也助賚

頭力者住山師默也二師來請記余聞古之求道者
或在雪山極寒海岸孤絕之地人跡之所不至與鷲
獸毒蟒為隣無所謂宮室之美也或立雪平膝或脅
不霑席或卧娑羅雙樹下而蛻無所謂莞簟之安也
或持鉢行乞或併日食一麻一麥無所謂天廚供養
也今衲子居必華榱食必精鑿歿必唱衣所以厚其
身者至矣二師致美斯堂為法筵龍象聽第一義而
設不賢於厚其身者乎初參預莊敏龔公為殿記謂
佛拒從母出家又謂維摩室中求女人相了不可得
其詞意之嚴如此余則曰文殊佛也有三昧力乃不

能出女子之定龐蒞父也至未後着反不如靈照之捷二女豈不凜然烈丈夫哉二師登堂諗于大眾以龔公語自懿言又以余語自勉

藏庵後記

竹溪為其所親方君記所謂藏庵者其義高矣美矣君復求余一轉語余曰繫辭曰退藏於密記曰惡其著也蓋能密而後能藏不密則著矣自古賢達之士如許由以讓天下著夷齊以叩馬之諫著嚴光以客星著申白以詩著梁鴻以五噫之歌著殷謝以盛名著陽城以卓行著李渤以索價著是十數公者其始

豈不欲藏而不知其所以藏之道其跡遂著於世而不可揜故當時之人有牽牛而去不飲其溪流者有欲兵之者有遣吏呼召之者有遭髡鉗者有為時君所罪者有見嘲以小草者有被廢為民者有著論移書譏玩之者取名幾何受侮不少矣蓋撓敗吾之藏聲聞也挑抉吾之藏言語文字也君終身肥遯絕去聲聞潛心妙道掃空言語文字夫如是則幾於密而之所以藏之美君矍然曰子言太高請卑之余曰隱形小術也然學之不盡或露其衣帶或為人所溺七尺之軀大於帶一毫之挫辱於溺惟齊魯兩生杏壇

德林集 卷四
漁父野王二老桃源避秦之人皆以藏於密不免君
其深藏元身亦深藏吾記母為外人所窺君名表余
兄都官之倩

瑞金縣重修社稷壇

壇在縣西北隅慶元丁巳前令尹陳公名築燬
于紹定己丑垂三十禩遺基荒圯不屋不垣掃地行
禮雨則亟拜淖中或望祭城上今令尹林君拱辰以
寶祐丙辰秋孟上事越三日奉鄉幣款謁逾旬農以
旱告躬禱而雨君徘徊壇下歎曰今官寺民居苟完
矣惟奉神若是非所以尊祀典而召和氣也乃芟荒

穢辨方位五壇隱然各篆二字陳公筆也命修崇之
壇各三級周以繚垣凡六十有二丈為齋廳三間翼
以兩廡後為燕亭傍為守者之居於是陳公之舊觀
皆復昔韓退之謂天下通祀惟孔子與勾龍棄君既
歸學畬新祭器又致嚴於社稷如此其為政知所崇
尚矣詩曰以御田祖謂后土后稷也又曰以祈甘雨
謂雨暘祈禱必於是也又曰以穀我士女謂神享之
也其後水旱始有焚巫祭龍乞靈於土木偶者君禮
法中人其施為壹準於古四封之內肅然如令尹之
臨其前神人悅豫年穀順成桴鼓不鳴若有相之者

德林集卷四
君距陸公之時甲子一周矣邑人謂君可繼陳公是後也 貽書屬余以記且曰助我者少府黃君秀實也二君皆奮科第其賢皆可書

孝友堂

初寒齋自銘墻室曰田源之山清遠之里一水交流三峰鼎峙誰其藏者父子兄弟惟孝惟友後人視此子真子常既為冢舍取孝友二字侷其堂客曰寒齋為性命之學遺萬法而立於獨未後數偈皆超然解脫斯銘顧倦、倫紀如此豈兼取儒釋而然歟余曰子謂儒釋異歟客曰孔氏家法孝友而已瞿曇逃父

賢沙黃檗絕母達磨哀迷之際方且入定心法之妙不告二兄非異乎余曰儒釋有異同之迹倫紀無絕滅之理世所傳釋氏事多失之過而流於誕其忠厚而蹈乎常者余信之乖悖而不近乎情者余疑焉試以其書攷之已入涅槃猶起棺中為母說法他日迦葉本遺意以金縷僧迦黎衣屬之阿難嗟乎釋氏何嘗自外於倫紀哉世又謂龐蘊將終使女眎目女合掌坐亡蘊曰我女机捷亦死長子在田龐媪往告子倚鋤而化禪家夸詡以為美談信斯言也人類絕矣余解之曰合掌坐亡者不忍訣其父也倚鋤而化者

毀也禪在其中矣此寒齋銘壙二子扁堂之意也余
為二子作記亦為擇氏辨誣客謝曰乃今聞所未聞
林氏一門忠義祠堂

林氏之譜曰武王造周褒忠賢之後封比干遺腹子
堅于博陵賜姓林氏傳七十有七世名祿者從晉南
渡終晉安太守閩之林氏皆祖祿又傳二十世名儼
者為唐侍御史又四世入本朝名深之者贈通議大
夫始兄弟策名二子繼之孫又繼之為莆名家以忠
義祠于鄉國者四人焉主客公名冲之擢元符第文
滯省寺會猶子震忤時相相遷怒以金人犯塞擢公

省郎介陳過庭使虜抗節不屈囚執凍餒死不毛
洪忠宣公歸奏其事詔官其二子大蓬公名震擢
崇寧甲科歷諫官柱史瑣闥攻京下策力諫燕雲最
切左遷文館出守九郡甫至輒徙他郡死於道路羸
卞敗已不及見剛定公名霆擢政和第主客之使敵
也慨然曰吾兄累叔父三上書請代往不報還里不
復仕紹興將與虜和以勅局召公奏記時相曰公何
忍以二帝置萬里外易一相位乎力辭新命相怒請
遠竄會薨不果築室芥山與鄭夾漈諸老游以終其
身茶幹公名郁主客子也擢宣和第建卒叛殺王官

德林集 卷四
公以義叱責遇害詔宦其一子按歐公錄五代死節者歷數姓十餘主僅得三人焉其難如此又以前史參攷惟卞壺袁粲田布父子兩龔二顏兄弟相望於簡冊然卒數十百年始一見未有一門四人伏節三義如林氏之盛者初刑定公位不滿德有孫大鼎受學艾軒竟不成名是生監丞君光世由布衣以易學被遇明主列史屬擢朝紳奏事殿上玉音歎獎君不以身之遭逢為喜而以先世之未褒崇為大欠闕其子太學生必卿亦詣闕自言先是寶慶中禮部以詔書下本郡立祠給田郡不即與至是申前詔闕帥與

公嚴之郡守宋公遇各助金而祠成享以廢剝田斛祠在朱紫坊舊宅百年喬木存焉主客之後中祈以售人帥命以帑金代償君曰重費公家可乎偽私錢千二百餘緡以贖又盡贖傍地俄而上擢君知潮州過家上冢君感泣曰吾起窮書生數年間秩二千石非已之能先世忠義之澤也廼盛陳吏士旌旗鼓吹率其宗之穉耆自晨至總皆會祭祠下里人聚觀喟、歎息君請余曰公前史官也為我記之昔韓退之謂甄濟固當書逢能標曰其先人亦當牽聯得書余謂主客父子一死於虜一死於賊大蓬兄弟皆

後集卷四
於達矣於法皆當書

綱錦齋

蒙仲幼負軼材凡脫諸口筆諸紙者皆麗密可傳玩
絢爛有光彩同學兒避三舍里之父兄皆有生子當
如仲謀之歎試廣場千人亦見萬人亦見既擢上第
迺以綱錦名書室或問錦蒙仲曰美飾也其義則六
藝其絰也諸子百家其緯也性命道德仁義禮樂其
文也或問綱蒙仲曰詩之注曰禪衣也其義則以闇
然者為色以淡為味以簡而溫者為文理或人未喻

蒙仲曰昔者子有特而微服禹不厭於惡衣衿見肘
有為大勇冠切雲者為沉繫極而言之文通夜夢妖
菁華一落而才盡矣翁子晝行裁也富貴幾何而
至矣故夫徇物欲者喪天德飾外觀者虧內美或
人灑然而悟以其言告劉叟、因書以為記

重建九座太平院

初創於唐咸通間入宋香火益盛忠惠蔡公大書九
座山三字以表揭之不幸燬于嘉定乙亥再燬於寶
祐乙卯緇流相吊諉曰魔厄太守潘公墀求名僧能
聳動群聽者得祖日甫開堂說法忽蛻去他衲子莫

德行集 卷四
敢行於是華嚴主僧法本以才被選余為作疏勸緣
本與其徒持鉢至泉樂鄉蔡公次傳慨然曰此正覺
師道場也吾昔宰茲邑禱雨暘必應吾不敢忘誦言
於人衆之貴豪旁境之檀信翕然樂施得錢萬緡粟
五百斛未幾曰殿曰鍾樓曰經閣曰羅漢堂大士堂
僧伽堂祖堂曰法堂僧堂寢堂曰方丈曰官廳曰庫
堂曰鬱密寮廬隱寮壽寮曰浴院曰門曰廡起乙卯
冬迄己未春俱復舊觀昔之建叢林者多在通邑人
都是刹介於仙遊永福德化尤溪萬山之間去郡縣
絕遠人迹之所不至夫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聖人之

事也師以一僧能之不亦大丈夫哉惟其志念誠故
歸嚮多願力大故靈異遠歲入不能六百斛而得飯
僧行常二千餘指四面皆重崗疊嶽而數州之旗利
無脛自至滅度已數百載而尸祝之者如一日余曩
至山中覽遺迹攷舊聞如此新刹既成大眾述木之
勤請碑其事余觀世之有權位者作一亭繕一橋必
有記載本奮空拳造大刹求記非僭也記之非夸也
或誅本曰居今之世不惟仕者擇官趨便安而避敗
壞惟釋亦然昔鍾魚掃地龍象悲泣俾升此座既不
謙矣今輪奐美矣盡壞飾矣將有欲得若之處者如

德林集卷四
之何余聞而笑曰佛以山河國土頭目髓腦與人了無吝色本豈戀三宿而重一去哉顧禪刹保障吾民者也公卿貴人外護佛法者也數易帖則刹貧驟拘椿則衆散刹之隆替民之苦樂係焉况彼宗有功德因果之說吾儒有食志食功之辨若使盡力拮据者避席而去傍觀夷俟者端坐而享非郡家選才之勞之義亦賢侯之所必不為也本何憂

風亭新建妃廟

妃廟遍於莆凡大墟市小聚落皆有之風亭去十里有溪達海元符初水漂一爐遡沿而至是後有人

感夢白湄洲之神也迎致錦屏山下草創數楹祀焉既而問灾祥者禱水旱者遠近輻湊舊宇庠甚觀瞻不肅紹興間里士林君文可始割田以廣神居嘉定蔡君定甫始為官廳紹定為鼓樓然皆未成而圯於是林君謙父捐金葺廢黃君南叔叶力鳩工新廟百堵以其年某月某日落成向之庠者閎麗圯者堅完矣語有之生封侯死廟食大丈夫事也妃以一女子與隆建真人同時奮興去而為神香火布天下與國家祚運相為無窮吁盛矣哉異特航海梯山者勤王敵愾者猝遇颶風暴虜雪濤白刃命懸漏刻心薌默

禱往見神於雲州島嶼之間莫不獲安穩趣非但
甫人敬事余北游邊南使粵見承楚番禺之人祀妃
尤謹而都人亦然海潮鬪湍聲撼行闕官投壁馬不
驗衝決至良山祠若為萬弩射回者天子驚異錫妃
嘉號持書不一書今為靈惠嘉應協正善慶妃又封
妃父曰某侯母曰某夫人昔蒙叟稱姑射神人曰綽
約若處子又曰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于四海之外又
曰其神凝使物無疵癘而年穀熟蓋肩吾聞之接輿
者如此而或者方以為寓言雖肩吾亦疑其大而無
當以妃之事觀之其始初非處子歟其神通變化非

乘雲御龍者歟其功用則四封寧謐無二恐二波
蓄泄無大水旱非瘋癘炮雨年穀熟歟然人知蒙叟
非寓言而余之所述皆實錄也文可南有之之
大父定甫忠惠公之諸孫南叔廣州文里之諸
父為妃父母求封爵者謙父亦善士求父老林
豐

後村集卷之四